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5 1941

74603/4920(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古今議論叅卷之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至於政弊然後變

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何則天下之勢有强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强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威喪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駿驥焉日趨於强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强政濟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强大

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者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梟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熟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今誠能一畱意於

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
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
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
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
遁朝廷知此然後平民益務肅慎而奸民猾吏亦常
恐忽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
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
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
則以當今之勢權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

雷。而。懸。之。薄。姑。恩。意。體。恩。惠。無。常。知。幾。亦。無。常。計。
恐。致。餉。為。安。反。無。無。普。昔。以。山。鴻。而。齊。陳。公。豈。不。亦。止。
此。風。而。誠。內。卒。以。魏。宋。之。頹。古。卒。繩。于。外。泉。鑑。
曹。誰。敢。求。生。日。王。懼。公。當。固。向。嘗。不。嫌。人。生。以。用。
石。革。恩。春。其。尚。風。而。門。矣。

賞罰後先

顧鏘疇

○
善治者必相世道之強弱勢處強者利用惠則賞先而罰後勢處弱者利用威則罰先而賞後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行而勢益尊惠亦成威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行而德始見威亦成惠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儒者動謂禹錫三姓容庶頑誠先賞後罰矣湯代虐以寬又云克寬克仁乃云先罰妄也此鄙儒不知時變之論也方禹受禪嗣陶姚之極聖明五刑弼五服東漸於

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此時忽易德而刑何異春條方苗而嚴霜露之其誰不駭迨履癸之末蕡賢附勢寔繁有徒若苗有莠若粟有粃此時而欲纘禹舊服道逢罪人岌然下車而潛然出涕則桀之昏德何時爽厥師哉今禹之典則在書不過謨貢兩篇復皆爲臣時事而君則無有乃思嘗以商人之詩書與周人比觀而可論商之世矣凡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意殷之先罰後賞者可驗於斯乎太公之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寔衰矣商之政近於齊周公之治魯卽其所以治周商惟率先罰後賞之祖法故卒能踔厲以自振于衰當時有天下者三十世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至于帝乙天下未叛若周之東遷依託諸侯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出有求金之令家有逃債之臺會何異於山陽陳留而世人每謂周過其歷祚長於夏商則亦不察之過也後世學商而亡其本者莫如嬴秦學周而襲

其衰者莫如趙宋。秦之罪不在取而在守以劙盾取之以刀鋸。守之絕盡。商家寬仁之脈二世之亡未爲短也。若宋自建隆以來民習寬厚俗狃治安其後至於兵騎士弛吏玩財困故何鄰余靖歐陽修輩皆以尚威之說進而其君不聽。寧伏犬羊之侮而不忍誅敗北之臣。寧貽社稷之毒而不忍戮誤國之賊。恒以四凶之罪止於投竄爲奸人護身之符以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爲下士乞恩之譖遂至奄奄不起以迄於亡則亦有賞無罰之明效也。假使易秦威以宋德則再世未必有望夷之禍變宋紀以秦綱則臨安何遂無中原之轍哉。故曰秦人以強政濟強勢卒斃於強宋人以弱政濟弱勢卒斃於弱蓋秦人不審勢之強而以強濟強如火既燃復益以火火性烈而易盡故二世而亡。咸陽之火三月不滅此亦火德之報也。宋人不審勢之弱而以弱濟弱如水既濡復益以水水性下而難返故數世而滅君臣相抱問諸水濱此亦水德之應也。假令蚤自覺悟豈遂燼楚人之炬葬帷山之魚哉。至我國家之勢論者謂

高皇帝刑亂國用重典而劉誠意尚慕孔明師其治蜀則本朝似爲尚質之代先罰之理宜其藉有強勢者乃自今觀之抑何其大似宋季也。宋人多議論今人亦多議論宋人重經義今人亦重經義宋有遼金夏之禍今亦有東酋南夷之禍至宋人濫賞納賂講和則紛然進階蔭子今時亦濫賞擒一賣菜之傭除一走手之盜則議功連年宋人失刑奸如章呂韓史諸人罪止安置未嘗肆諸市朝一快神人之憤今時亦失刑則喪軍之輩以鑽刺爲神通盜國之賊以殘計者定須師先罰之意裁濫賞之格設畫一之法而大震懼蕩滌之母知人之賢不能尊知人不肖不能斥母知事之是不能從知事之非不能革如齊威子乘之主耳一朝烹阿封卽墨發兵擊趙魏而齊勢遂強於天下其在今日何爲優游牽制委其太阿令爭益鼓之逋賦者坐邀遷次負狼藉之汙跡者安享豐贏以終成此弱宋之天下乎。

識議不詳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以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馬去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頓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

先舜也。誠其變不可勝窮也。歷夏商至周而靡敝也。極天下用。趨于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然。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割除之而獨持之。豈法此及廢

論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于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剗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于矯僞宋頽靡之

極也其勢必變而爲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其言未為全是亦不為全非相時世而投之皆是

國手

商論

兼論姬周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主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操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

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君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

就此看
風俗所
謂讀其
論其如

也

茅鹿門曰周之歷雖多一百年而東周以後特空名耳天下之勢在諸侯諸侯不相一故周得以云爲存

曹能始先生曰中國之亂未有不起于治河者商以河患屢遷而亡其國周之東西固無河患也乃能獨久河患則土崩土崩則民亡于是乎治河者與避河者其禍均矣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故不受河之病

論平王東遷之謬

蘇 輓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頽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者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

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

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

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

古公遷

岐蓋因

避狄而

據勝也

子輿氏

曰非擇

而取之

則岐爲

形勝也

明矣弱

是擇取

不得不

爲勝文

反其說

云

人謀徙於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能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

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墳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割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知東遷之謬也。

曹能始先生曰。周之東遷。正以東諸侯不相維衛。而又有狄人之擾也。卽鄭友爲司徒。亦未嘗在關以東也。且非秦不能遏狄。然秦強而周自不能安。

故土矣。東遷者。正所以延成周之脉也。不然。則周亡無日。蓋蘇說理而此說勢也。

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取之外。則喪也。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事。周帝遷於長安。漢遷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故曰周之失計。未有知東遷之謬也。

曹能始先生曰。周之東遷。正以東諸侯不相雜○。得

士無日益蘿錦野而也錦華也。

姑土矣東舉昔王祖以跋汎間文祖也不然問周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

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鄉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刦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刦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

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陳克菴曰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智。

陶石蕡曰六國從約特欲擯秦曾不能出一師以爲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遙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用能制勝而無弊。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

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睢用於秦而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睢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皆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本紀論

司馬遷

秦之先伯翳嘗有功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險阻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

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殼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義二句，卽不出丹書。真西山亦不得取笑。王弁州母俟辨也。班孟堅又笑子長責小子，是絕不知文意何如者。

讀秦本紀論

王世貞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爵，公亦

置守令，卽王族懿親無尺寸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夷有羌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卽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

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爲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

論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也其割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

後時用
振字不得

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蹙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于國勢微弱強

宗復起亦必亂。○後世儒者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刻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

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于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故也。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

列聖相承綱維不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

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

曹能始先生曰江陵論治耑主威然竟以用威敗。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伸其邪心激一時大名致公卿顯位辭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滲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紀相遠猶手授願指而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向使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

庶乎無哀平之亂東京。登用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侵。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隲之致。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聾贖者而相之立土偶。而尊之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

三國論

李綱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適相當。故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亡袁術於淮南。誅呂布于下邳。破袁紹于官渡。進討烏桓。擒馘譚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荊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超。遂而關隴。平其規畧。亦宏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淝。師卒無成。况能長馭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

北之餘假荊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于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爲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爲羽翼有甘寧陵統程普黃蓋之徒以爲爪牙蜀有孔明以爲謀主羽飛雲忠以爲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

自此確

見魏之

操走赤壁曹操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耶

漢高自評劉項興喪正是此着

卷之九

數富自平憚取與變五異出

子曰興亡由人責也豈以自首哉

以許吳軍燒其營壘曰士子當取蘇聯之勝景也東

卷之三

三國論

蘇
轍

猝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
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咤叱
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
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
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焉耳先舉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詳而權

不。成。所。欲。而。不。遂。妻。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忿。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不。可。又。逃。夫。其。奔。走。於。上。袁。之。間。困。於。呂。布。而。餓。
而。怒。不。厭。難。以。自。用。丈。丈。夫。古。丈。丈。英。鉢。鉢。龐。高。帝。蓋。

魏論

蘇軾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
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
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
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
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
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
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

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
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
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
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
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
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
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于一隅其用
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于分裂訖魏之
亡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
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
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
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
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
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
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
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

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害。特欲僥倖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責其功輕。爲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長于料人之過歟。

晉論

蘇轍

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言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餕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

信其自
云亦難

隋論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剗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恐去我而

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懲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
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
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
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
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
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
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
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
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

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也

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宋齊梁陳隋總論

顧充

予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脫臣
班莫榮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亡也以天位
庇一身而不足朝華夕悴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
蓋闡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刦天
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况勢力有所不足而以昏主暗
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虐者逞私快志縱
耳蕩日于億兆之上其能久汚天位乎間有舍其尺
短采其寸長非無彼善于此者而帝王之德未之聞

要之皆不足錄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

宋文帝

而尚

衰于末路又况其齷齪者乎故使梁有不納叛之隋文帝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禁像寺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佑之事宋有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剝之兌秦之何所短者不能用所長而地醜德均五代同術也佛老之好陳武踵梁武之愚也骨肉相殘孝元效齊明之忍也殺君攘位齊明蹈劉劭之逆也君子曰與亂同道者閭不下又曰與敗同轍者閭不覆

君子有之矣又其甚也廢帝

子業

肆惡于宋而東昏

寶卷

恣虐於齊者爲尤悖後主極慾于陳而煬帝侈樂于隋者爲益淫蠹世殃民梯灾絃禍固桀紂之赤幟幽厲之翹楚也近則喪元于其臣

子業寶卷

遠則委命于其敵

陳後主

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

亡灼灼驗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滌瑕蕩穢若撥曠霾

而煬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若援斯世于濁淖中

而飲之以清冷之水也然則爲五代之君者如之何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

益以宋文之致治以保隋煬之富強庶乎其得之耳。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海內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

唐論

蘇 輞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順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繇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臣之祿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勢

○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
○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
○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
○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
○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
○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
○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
○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
○之○臣○亦○不○至○於○乘○隙○同○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
○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
○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
○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
○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
○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滅○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
○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
○節○度○之○援○故○脇○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
○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
○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

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蹟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强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復敢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功為喜○以無功為恥○苟自取其無功○乃急于成功○可有喜功之心○以有

而酷讐士夫而斬壯士不取也

棄其雖玉从戎重而懷重文禦缺從戎玉從非
去天子之盟軍而無一人賴興此皆由凶賊之謀文
自憲不憚煩累共籌算冒死求歸文兵以君宜曾

唐論

方孝孺

有志于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祿常者聖人之所
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
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
功爲喜必以無功爲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于成功
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後世之君
多好徼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祿而唐爲
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
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逞于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

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其心于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于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于蹕躡。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旣平群雄。盡有海內。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獮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于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乎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于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于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于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剪于武氏。再覆于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溫芟之。太宗于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舉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祐。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

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祿也

梁唐晉漢周總論

顧充

歷觀五代之得國也仗馬箚之力者有之肆掩襲之計者有之而要其當時之爲君者自賊溫之外初無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不前代也致治不元嘉也引年不梁武也富強不楊隋也不及百年天下五禮是果氣數之所值乎抑亦其君之失德致然也嘗卽其顛末而觀之盜賊也而爲君梁朱溫夷人也而爲君後唐晉漢諸君黠卒也而爲君周太祖養子也而爲

君後唐明宗潞王後周世宗有四君而三姓者唐有三君而二姓

者周後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者立之中國天下中國人居之而可使若輩之久處乎故傳世之久者十有七載也梁後其次者十有四載也唐後又其次者十有二載也周後又其次者十有一載也晉後至其蹙者四載而失矣漢後曆數若逆旅承代如隙駒紛紛然金玉已生砂礫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爲篡奪之場世運至此豈非天地一塞會哉雖然五季之亡國同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按其篡取中國之罪則朱三爲惡之首而舉兵入闕者唐後同一過也推其僥幸夷狄之罪則敬塘爲戮之魁而奉表契丹者劉智遠同一辱也言之汚口舌書之羞簡牘歷世數君無足錄者弑逆之禍起于梁篡割之禍兆于唐夷狄之禍慘于晉強臣之禍作于漢朱李石劉之所以致亡者盡謂氣數之衰不可也若夫周則不然太祖開創于前世宗栽培于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唐之明宗稱三令主而亡國亦若是之速此其故何也皇帝自有一真天將生聖人爲生民主而日月既出爝火不容于不息乎

讀五代史論

王世貞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日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蕪廢冠履潰坊隘椎袒衣冠納之腥穢卽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匈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久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

旦而騎且馳射之今。挾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挾就南俗更數百年而其勢固也。色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噐而食半也。元之再噐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歟。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皇帝成一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論

王世貞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高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爲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

中下吳卽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大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璧輿觀再辱王庭。抑何甘志紕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爲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爲也。彼以爲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而以燕子爲逃難以爲宋重讎讐坐乎讎讐坐重
以爲難乎。曰：「卽卽魯人也，卒不以魯求盟主。」晉
昔日宋至鄭，鄭文公而大王之敵，越岐也。其後
一聞晉限不許，卽宋且宋安指嫁晉而冀惠也。造
一聞卽其蘇也。晉武象也。晉孫皆呼宋限不許，是

金小史序

端論宋

楊循吉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
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衰而二帝
不免焉。于是犬羊之徒腥汙中國，僞楚假齊，繼爲子
皇帝趙氏百年，故強蠹去十五九朝，寃仁之恩，一旦
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于此也？建炎天
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
諸將敗氣，一飛先始真棄半壁，天下返居臨安，僅僅
爲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

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于吳乞買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祿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橫經講道者何限然日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于罪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于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祿流毒不興亶景亮三酉以次授命于其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之讐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爲其竊據多矣亦何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戰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檜和則罪貫與讐會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曰儲糧明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之障蔽至于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爲金所關中國事

至大竊因。故吏摘其興滅之大故屬而書之。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僞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固爲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爲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發之。憤也。非爲金作也。

吾郡林文恪先生。燦三代五尚書孫行也。其郡志論張龍圖。鬱云方。蔡京父子用事。勢震天下。孰敢以直言進者。張君以下。客扼吭拊背。明說利害。抑

何壯也。及守南劍。屈已下任士安。彼豈畏一統制者哉。勇怯各有所宜。嗟夫。張君可謂奇士矣。雖然。張君專一城。故能有功。若大用之。未必然也。何也。宋之得天下也。以詐。故夫人臣之握兵柄者。則人主每疑其詐已也。夫疑積于人主之心。而禡成于讒佞之口矣。烏能成厥功乎。此寇忠愍岳武穆所。以千載遺恨也。是故深謀遠計之士。世未嘗乏也。宋非無奇。乃有奇不能用耳。可勝嘆哉。

此段袁
腸無人識破

鮑叔
鮑叔人

表東府。其妻也。文采某。數目之。士也。未嘗不赴。
顏藪對也。曰矣。溫韻如飄也。平池深忠。懷岳。懸龍
也。左。我。振其藉。○。也。夫。最。蘇。干。入。主。之。心。而。師。丸。于。
發。朱。丈。縣。天。丁。也。以。藉。姑。夫。人。亞。丈。歸。其。疏。昔。眼。入。
斂。舞。專。之。娘。姑。翁。林。故。大。以。丈。未。必。然。也。仰。也。
昔。姑。喪。卦。答。直。刑。宜。對。失。鄰。株。石。體。音。士。矣。魏。然。

孙武。世。文。安。南。陳。風。日。十。卦。士。安。妙。豈。異。一。森。曉。

